



# 六月霜

靜觀子著

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重印的晚清小說，述清末革命烈士秋瑾就義事。內容從上海報紙刊出秋瑾就義消息開始，講到她的被捕和犧牲經過情形；又回述她與丈夫志趣不合，留學日本，認識徐錫麟，回國後在紹興擔任教職，被害後紹興民眾和學界的公憤等等；而以安葬西湖作為結束。書中引用的詩篇文字，大都是秋瑾原作。作者刻劃她豪邁剛強的性格，相當成功。這部小說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歷史真實，政治性是比较強的。

## 六 月 霜

靜 觀 子 著

\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號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

\*

787×1092 耗1/32·2 3/4印張·62,000字

(原上海文化版印38,000張)

1959年8月新1版

1959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7,000 定價：(6) 0.24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.211 58.4. 原上海文化製

## 出版者的話

“六月霜”二編十二回，述秋瑾就義事，靜觀子著。原書分訂兩冊，宣統三年（1911年）四月初版，改良小說社（上海麥家圈尙仁里口）印行。按“六月霜”在當時共有兩種，一即小說，一為羸宗季女寫的傳奇，小說即據傳奇作成。“六月霜”小說出版後不久，又有無生作“軒亭復活記”短篇小說，收入1912年11月上海復社出版的“黃劍血”內，把秋瑾改名為“夏瑜”（按魯迅先生在短篇小說“藥”中也用“夏瑜”名），內容說她就義後復活，則已近荒誕。

秋瑾就義在光緒三十三年舊曆六月六日（公曆七月十五日），這部小說在她就義後不久寫成，因此引用的詩文都是原作。小說中的人物，有的雖是作者故弄玄虛，易姓改名，然而參照晚清史實，大多班班可考。

秋瑾是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犧牲的。她熱愛祖國，熱愛自由，痛恨當時腐朽、殘酷的清朝封建統治階級，痛恨他們出賣祖國的領土和主權。她對於婦女解放表達了強烈的願望，不滿於自己苟安的家庭婦女生活。1904年夏天，這位婦女解放運動的先行者終於毅然和那執袴子弟的丈夫決絕，到日本去留學。她在那裡認識了孫中山先生和徐錫麟等，並參加了同盟會，為革命呼號奔走。回國後曾編女報，又在紹興辦學，與徐錫麟取得密切聯繫，組織“光復軍”，策劃軍事起義。1907年舊曆五月，徐錫麟在安慶擊斃清安徽巡撫恩銘起義，不幸失敗。事後，浙江巡撫張曾敕密令

紹興知府貴福逮捕秋瑾。當清兵包圍她所主持的大通學堂的時候，她拿着手槍，勇敢地向清兵沖上去，終於被執。本書中所寫她被捕時表現的畏怯之狀，全非事實。她那種大無畏的精神，對於卑怯的敵人，正是有力的嘲笑。她被捕後，經受了兩日夜的嚴刑審問，沒有半字口供，只寫了“秋風秋雨愁煞人”一句，從容就義，年僅三十一歲。

本書以“六月霜”為名，有着雙關意義。一則正如第六回末尾所引的典故：“鄒衍下獄，六月飛霜；齊婦含冤，三年不雨。”六月霜就是指冤獄。再則秋瑾就義，也正在舊曆六月。作者在小說中屢次說明，秋瑾只是一個熱心辦學的女子，並不是反對清朝統治的革命黨人，甚至對當時的革命黨人頗有微詞，她的死實在是冤枉的。這倒不是作者有意歪曲史實，而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。阿英同志在“晚清小說史”中已經指出這點：因為本書成於清季，不能不有所顧忌，書中有些地方，是作者有意的掩飾。

我們同意這樣的看法。這部小說作於秋瑾被害後不久，作者儘管義憤填膺，却也不能不顧慮到會受株連；而且當時文網森嚴，如不運用“曲筆”，這部小說就很難公开发表。所以我們說作者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。例如在第二回，作者寫越女士夢見秋瑾一節，秋瑾向她訴說被害經過，力白自己向來是不贊成革命黨的，還說：“我的宗旨和他們是冰炭不相投的。”使秋瑾的真面目顯得十分模糊，好象她真是和革命沒有什麼關係似的。可是在另外幾處作者所寫的秋瑾，又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？我們不妨約略提出來說一說。

作者在小說中引錄了秋瑾寫的幾首詩。有一首是過日本馬關寫的：

聞道當年和約地，至今猶帶淚痕流。

馳驅戎馬中原夢，破碎河山故國羞。

領海無權悲索寞，磨刀有日快恩仇。

天風吹面冷然過，十萬雲煙眼底收。

有一首是和日人石井君原韻：

漫云女子不英雄，萬里乘風獨向東。

詩思一帆海空闊，夢魂三島月玲瓏。

銅駝已陷●悲回首，汗馬終慚未有功。

如許傷心家國恨，那堪客里度春風？

從這兩首引錄的詩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反對清朝統治者的喪權辱國，以及她熱愛祖國，向往着躍馬橫刀的战斗生活。這就說明她是一位民主主義的革命志士。

作者在小說中雖寫秋瑾僅主張“男女平等，家庭革命”，但在第九回後面，寫她與越女士對話，她就指出要從根本上救拔女同胞，要從根本上使她們自立。又在第十一回引錄了秋瑾寫的“敬告姊妹行”，這篇文章的內容是暢論婦女解放，要求婦女擺脫奴隸生活，爭取“自己养活自己”。按婦女解放運動，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內容之一（當然，婦女的真正獲得解放，還須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始能實現），而作者引錄了這篇號召婦女解放的文章，對於秋瑾的政治立場也是一種有力的說明。

還有一點我們也應該在這裡提一提：日本的明治維新曾經給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很大的影響。中日甲午戰爭，中國大敗，被迫簽訂屈辱的馬關和約，當時中國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，一方面對日本軍國主義非常仇恨，一方面又企圖效仿日本變法維新，使祖國也能“國富兵強”。戊戌變法，就是效仿日本的一種表現。秋瑾熱愛祖國，憎恨日本，寫下了“聞道當年和約地，至今猶帶淚痕流”的詩句，同時也向日本學習，以期拯救祖國。她的

● 西晉首都洛陽的宮門前有銅鑄的駝，當時有個叫索靖的，看見朝政腐敗，異族又將入侵，指著銅駝嘆道：“不久將看到你在荆棘之中了。”

这种矛盾的心情，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。我們閱讀本书，这点也是應該注意的。

阿英同志評本书說：

全书着力描写处，是秋瑾一个人。作者写她的性格是相当成功的，几乎沒有一处不着力在一个“俠”字上用工夫，使她尽可能的具有男儿气。我們讀了这部书，也能够看到在当时許多以女性为中心的小說中所描写的新女性。秋瑾代表的，是一种最进步的典型。而最酣暢的写出的，要算“酒酣耳热，慷慨悲歌”一回。

我們同意阿英同志的話。此外，如第十回写秋瑾“热心求学，独走重洋”，以及她与徐錫麟的交往与談話，刻划她的豪迈剛強的性格，也非常突出的。

作者爱憎分明，在这部小說中，对于封建反动势力，如大小官僚、地方豪紳等等，加以暴露丑化，极尽嘻笑怒罵之能事。特别是第四回写知府富祿和諸标統率領军队，圍困学堂，逮捕秋瑾，兵丁們对手无寸鉄的学生开枪，大肆屠杀，又在民間擄掠奸淫，无恶不作。在押解秋瑾回衙的时候，“兵丁們得意揚揚，齐奏軍乐，共唱凱歌”。这几首凱歌的内容，就是借兵丁們的口，暴露清朝官府、军队的既怯懦又殘暴的本質，例如：“生居蛮国，死将怨誰！”“大歼同类，我頂其紅。”这是多么激烈憤慨的控訴啊！

晚清小說的特征，一般說来，政治性比較强烈。这部“六月霜”就是如此。它一方面尽量暴露封建統治者的黑暗、卑劣、怯懦、殘暴，一方面写出人民对于秋瑾被害的憤怒不平，以及輿論的抗議，学界的斗争，充分反映出当时革命浪潮的高漲。虽然这种革命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，但在反映历史真实一点上，这部小說还是有其較大的意义的。

本书刻划秋瑾的性格相当成功，写其他人物就缺少特色，艺

术性比較差；有些地方的文笔也嫌庸俗。写那些官僚时，极尽丑化的能事，下笔虽然痛快，态度似稍欠严肃。全书以越兰石（吳芝瑛）女士为綫索，以她見報載秋瑾就义开場，而以收葬秋瑾作为結束，前后呼应，自然是好的。但前六回与后六回，由于倒叙，在結構上看来，略有重复和不协调处。

作者靜观子的真实姓名和生平待考。

我們現在是根据“改良小說社”的初刊本重印的，对于原文，除了个别的字（例如明显的誤字或求字体的統一）以外，几乎沒有删改。又，晚清小說的詞汇和句法偶有和現在不同处，也存其旧。我們的标点校注工作一定做得还不够，希望讀者指正。

## 目次

### 出版者的話

- |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 | 破岑寂夫人吟旧句 | 起風潮女士閱新聞…… | 1  |
| 第二回  | 哀同志夢遇熱心人 | 伸公論手編女士傳…… | 6  |
| 第三回  | 富太尊詭計聯新黨 | 秋監督熱心施教育…… | 11 |
| 第四回  | 圍困學堂標統逞勇 | 強奸民婦兵士施威…… | 17 |
| 第五回  | 諸標統縱兵大搜掠 | 富太守信口說雌黃…… | 22 |
| 第六回  | 問口供太守驚暴病 | 定案情女士勉壽秋…… | 28 |
| 第七回  | 談異事紳衿譏楮鈎 | 說前因女士諫夫君…… | 34 |
| 第八回  | 將差就錯頑宦休妻 | 兔死狐悲囚牢贈鈔…… | 39 |
| 第九回  | 自由女陶然初惜別 | 失父兒外舍暫相依…… | 45 |
| 第十回  | 熱心求學獨走重洋 | 豪氣驚人雙跑電木…… | 51 |
| 第十一回 | 酒酣耳熱慷慨悲歌 | 瀝血披忱殷勤勸告…… | 60 |
| 第十二回 | 府示安民一時掩耳 | 墓門勒石千載留名…… | 70 |



## 第一回

破岑寂夫人吟旧句  
起風潮女士閱新聞

噢！这几日报館里头，不知又有了什么希奇的新聞登在上头，報紙的銷場，竟比往日好上十倍了。我今早才从報館里取了報紙出來，一路行走，就有許多人來要和我買。我問他們道：“我的報紙是人家長包的，不單賣的。”那些人竟不等我說完，你一張，我一張，強搶似的一下搶光了。我只得仍回到報館里头，再去領了几百份。看看時計上的針兒，已指到了九点五十八分了。“迟了，迟了！快去送去吧！”我一个人自言自語，急急忙忙的把各种報紙，一份一份挨戶的送去。直到太陽將要当頂了，才到了曹家渡，又从袋里抽出两种神州报、时报<sup>①</sup>，向万綠草堂<sup>②</sup>送去。

剛走到万綠草堂的門首，恰巧有一个老媽媽，提了一只竹籃，在那边柳樹底下走將過來。我一眼看見，認得她就是里头雇用的老媽子，就在樹陰底下，立定了脚，不走進去了。等那老媽媽走到門前，才說道：“老媽媽，我將這兩份報紙，托你帶了進去吧。”說罷，將報送与老媽子，又謝了一声，飛也似的去了。且說那老媽媽笑了一笑，說道：“为什么这时候才送來？我們奶奶才問着呢。”自言自語的，提了竹籃，拿了報紙，穿花度柳，直向水閣里头

① 神州报、时报 这是当时上海出版的两种報紙名；按“神州报”应作“神州日报”。

② 万綠草堂 指“小万柳堂”，是清末无錫人廉泉（惠清，号南湖）和他的夫人吳芝瑛的寓所，原址在今上海市曹家渡。

送將進去。剛踏上竹橋，只聽得好一腔嬌細的聲音，在這水閣里头低吟道：

沿壁幽花無數開，朱藤繞屋蔭蒼苔。

虛窗夢醒月初墜，一片槽聲帶雨來。

看官，你道吟詩的是誰，原來就是這萬綠草堂中的主人越蘭石<sup>●</sup>女士，在那里靜坐無聊，把丈夫的旧作推敲呢。那老媽媽是素來聽慣的，故也并不在意，踏上階沿，牽起垂花湘帘，慢步走將進去，說道：“奶奶，報紙來了。”女士聞言，即便止住吟聲，把報紙接來，放在沿窗的寫字台上細看。那老媽媽便干她的正事去了。好一個學問充足，好整以暇的蘭石女士，把這報紙正逐張逐張的看去，誰知看未片時，忽然間神色大變，嘴里喊了“阿呀”一聲，直立的立將起來。看官試猜一猜，她看見了什麼，才致如此的驚怪呢？原來那浙江紹興府里，出了一件極野蠻、極黑暗的奇獄，這受冤的正身，恰巧是她曾經認識過的一個熱心女士，莫怪她當時見了，禁不住要大吃一驚。

且說越女士立了起來，兩眼直瞪瞪的，呆了良久良久，方才自言自語的說道：“莫不是我眼花看錯了麼？”便重又坐下，將報紙拿在手中，又細細的看去。看了片時，把頭搖了兩搖，眼圈兒一紅，不禁撲簌簌滾下了幾點淚珠，長嘆一聲，說道：“咳，她竟殺了！咳，她竟無緣無故的被人誣陷死了！咳，可惜呀可惜！好一個熱心熱血的開通女子，竟遭這般的結果。咳，這是怎麼說起呀！”一頭嘆氣，那淚珠兒更似斷了綫的珍珠似的，撲撲簌簌，滴個不住。

看官，大凡一個人自己有學問有才情的，他見了別人的有才有學，一定是歡喜得了不得的；就使宗旨不同，性情有些兩樣，但

● 越蘭石 影射吳芝瑛。吳芝瑛，安徽桐城人，是清末古文家吳汝綸的侄女，擅長詩文，傾向維新。她的丈夫蘇泉，也很有文名。

为了这才学的一層，总不免有些惺惺惜惺惺<sup>㉑</sup>，要引起憐才愛才的心腸。况且彼此都是女子，更是难得，自然格外要憐惜起來了。現在这位越女士是一个饱学的女子，又兼开通得很，莫說巾幗<sup>㉒</sup>中少有，就是那差不多的讀書人，也比不上她呢。从前她看見了我中國國勢日衰，人民懦弱，被那东西各國漸漸的一步緊一步，一層逼一層的欺將上來，眼見得祖國將有陸沉<sup>㉓</sup>的禍了；因想到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我虽是个女子，然也是四百兆中的一分子，也應該替國家出一点力，担一份責任，才不枉我这一生。她抱着这一副熱腸，已有多多年。后来漸漸的歐風輸入，我中國政府受了甲午、庚子<sup>㉔</sup>的几番大辱，也就知道自強必先变法，所以便下了一道停科舉、興學堂的旨意下來，着各省各府，都要開辦學堂，普及教育。自从这道上諭發了下來，那些開通的地方，就有許多熱心志士同開通的官長，便籌經費，聘教習，招學生，成立了好几所高等、中等、初等學堂起來。

男學堂既興了，那女界也便接踵而起，興辦了几所女學。这位越女士抱負有素<sup>㉕</sup>，得了这个消息，自然快活得了不得，便投身出來，担負了几处國文教習的責任，尽心竭力的教導起來。无奈我中國的旧俗，实在頑固到極点，男人讀書，尚且为名的多，务实的少，何况是个女學。虽有多少聰明有志的女子，也都埋沒在家庭專制的範圍里头，不能自由向學。所以这位越女士虽然廁身在女學界中，当了多年的教習，然而要想找几个有真熱心、有

① 惺惺惜惺惺 惺惺，指聰慧的人。这成語的意思是“聰慧有才華的人愛惜聰慧有才華的人”。

② 巾幗 指婦女。

③ 陸沉 大陷沉淪，指亡國。

④ 甲午、庚子 甲午，指1894年中日之戰，清軍大敗，向日本侵略者求和，訂“馬關條約”。庚子，指1900年八國聯軍入京，燒殺淫掠，大肆踐行，并強迫清朝簽訂“辛丑和約”。

⑤ 抱負有素 一向懷抱遠大的理想。

大志願、有真學問，和自己差不多的那樣人，哪曉得竟寥若晨星，一個也找不出來。惟有這位受冤的女士，也是很有才情，很具熱心的，所以那年見面之後，越女士便知她不是個庸庸碌碌的人物，便有些賞識她。後來雖然嫌她性子太激烈，宗旨太新奇，和自己的性情不合；然而為了佩服她的學問，愛她熱蓬蓬的一腔血忱，又想到多少女同學中，像她這般的文才，一百個中也揀不出幾個來，若聽她去言論自由、思想自由，漸漸的流入激烈改革一派，豈不可惜，不如待我來慢慢的勸導勸導她，或者能夠把她的宗旨引到純正的一途上邊去，也未可知。當初越女士因為想到這一層上頭，存一條感化同胞的好心腸，所以便和她結了個文字交。哪曉得認識之後，統統不過會面過一二次，她勸導的手段還沒有放出來，不料今日里驀地聽得她竟被人誣陷受屈死了。看官試想，她看了這張報紙，平白地得了這個信息，叫她怎不要心痛呢？咳！不要說越女士曾與她認識過的，就是作者，雖沒有見過她一面，但不過平日間略略聽得些她的學問，同她辦事的热心罷了，今日忽地聽見她受屈死了，也不免要替她滴下幾點酸淚呢。

閑言少叙。且說這越女士正獨自一個，在水閣里头傷心下淚，忽聽得閣外的竹橋在那里咯吱咯吱的亂响。抬頭一望，見有兩個學生裝束的女子走來。剛要立起身來，出門去迎，那兩個女子已走上階沿，在那里問道：“先生在这里么？”女士見不是別人，就是寄宿在自己家中的學生，一個姓王，名叫振儒，一個姓丁，名叫志揚，也就住了腳，答道：“在这里。你們這時候跑來是做什么的呢？”說罷，就命那兩個女學生進內坐了。兩個女學生便告了坐，就在沿窗的藤椅上坐下。

各人問候已畢，越女士仍不住的長吁短嘆，低了頭一言不發。丁志揚見了這般光景，便開言問道：“今日先生面帶憂容，不知為着何事？”女士聞言，長嘆了一聲，答道：“咳！你那最熱心、最

愛同胞的秋瑾先生遭了禍了！”丁志揚忽然間听得此言，不覺也吃了一驚，便急向越女士問道：“先生，到底秋先生犯了什麼彌天的大罪，官府就不問情由，烏糟糟的把她殺死了呢？”那時王振儒听了，也接口道：“我記得這位紹興府<sup>●</sup>的母親，還是秋先生的寄母。秋先生與這位府太爺，也算是兄妹的稱呼；況且素來又極要好，秋先生平常到府里去談談說說的。何故今朝殺秋先生的，却又是府太爺一人的主意呢？難道這位府太爺連平日間的情面也不顧了么？”越女士听了振儒的一番言語，不覺心中怦然一動，想起了一件極要緊、極危險的大事來了，便說道：“咳！人已殺了，是木已成舟，米已成飯，也不能反復的了！這種情節也不必去問它，倒是有一件最要緊的大事，我听你們說了‘寄母’二字，就想起來了。”那丁、王兩學生听了此言，即便同聲問道：“不知先生想起了什麼要緊的大事？”

看官，你道越女士所說的究竟是什麼事呢？原來她想到中國官場的辦事，往往一個人犯了罪，總要去連累幾個人的；就是本人認了罪名，也要去捕風捉影的捉一趙，弄得地方上雞犬不寧才罷。這也算是官場的習慣了。究竟有何利益，我也不曾做過官、吃過衙門里頭的飯，所以也沒有知道。今日秋女士既經被殺，那秋女士的母家，必定也要連累的。所以越女士聽見王振儒說起了“寄母”二字，就想着了她的母家起來，便將這個緣故告訴了她兩個學生。兩個學生听了此言，也不免把痛秋女士的心腸暫時丟開一邊，担起了要連累秋女士家族的憂愁來了。

又听越女士說道：“這件事體是很危險的，又很重大的。此刻秋先生已死，就比不得當時了。況世情比紙還薄。我知道紹興府里，雖有幾位鄉紳，向來和秋先生要好的，到了此刻，恐怕也不肯

● 紹興府 指紹興府知府。按當時紹興府知府名貴福，滿人。他是殺害秋瑾的凶手，後文所說的紹興府知府富祿就是影射他。

出頭來保一保她家族的了。咳！我既和她結交了一場，此刻她遭了冤枉，若再坐視他們累及她的母家，是教死的既不能安逸，生的更要受累無窮了。所以我想定一個主意，必得拚此性命，先到紹興府里去保住她母家無恙，然後再去料理秋先生的尸首。你們且慢哭着，須得大家商量商量，才去干事。”那兩個學生答應了一個“是”，低頭想了一想，同聲說道：“先生這個主意恐還不太妥當。那些官場辦事，慢起來極慢，十年二十年也要擱去的；迅速起來是極迅速的，若待先生趕到紹興，只恐要來不及了。不如就在上海登起報來，教報館里頭也著些訟冤的論說，再去開一個女學界的大會。如此做去，便不致多擱日子了。況且秋先生的死，是人人都曉得冤枉的，難道除了先生之外，就無人替秋先生不平的么？所以這報是必要登的。”

越女士听了兩個學生的說話，也覺得有理，正在默想須得怎樣是好，忽听得當當的兩聲。

不知是什麼聲音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哀同志夢遇熱心人  
伸公論手編女士傳

却說越女士與兩個學生正在商量救秋女士的家族：如何登報，如何開女界大會。誰知剛說得出神頭上，忽然當的一聲，接連着又是當的一聲。越女士掉回頭來一看，才知是鐘打兩下了，便向丁、王二人說道：“我們因為講了話，把時候都忘記了。你們想也餓了。”說罷，伸手把叫人鐘揪了兩揪。

外頭伺候的婆子聽見叫人鐘一响，連忙奔到閣里來，問道：“奶奶什麼事使喚？”女士答道：“已兩點鐘了，快去搬飯出來吧。”那婆子答應了一聲，就退出閣來，向廚房搬飯去了。停一會兒，她

們師生三人吃畢了飯，盥洗已畢，振懦和志揚辭了先生，一同到西門務本女學堂里找朋友去了。

這裡越女士獨自一人，在水閣裏頭，沉吟了半晌，忽然執筆吮毫，隨手取了一張紙頭，颯颯颯沒有半个鐘頭，寫了好幾行文字出來。又拿在手中細細的看了一遍，便放在台上，用一塊楠木雕花的界方壓了。自己便走到一只藤榻上，橫身睡下。才合上眼，忽聽見水閣外頭那條竹橋又在那裡咯吱咯吱的亂响，又仿佛聽見有人在那裡叫道：“姊姊，姊姊！”細細的听去，這聲氣好像是極熟的。連忙翻身起來，向外一望時，不覺驚喜交加。却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那位秋先生。

但見那秋先生身穿一件雪青官紗罩衫，里襯一件粉紅洋紗的短衫，下束一條元色實地紗百褶湘裙，元色洋襪，蒲鞋面緞子綉花的鞋子，微風飄動，露出那點梅本色洋紗褲子；頭挽時新髻，宛然如舊。此時越女士心中很有些兒驚疑，正要想迎她進來，忽見那秋女士已走至跟前，恨恨的說道：“咳！姊姊，我再不道世界上竟有這等黑暗的國度的！”越女士驟然听得此言，也摸不着她為着什麼事；但在秋女士口中，此等說話是常常有的，故也不以為怪。正要想句話來回答她，不料她又接着說道：“姊姊，我前次曾和你辯論革命二字，我痛恨那些留學東洋的新少年，胸中全無愛國的思想，動不動就侈言革命。他哪裡曉得什麼種族不種族，不過學着些些皮毛，就要高談闊論起來。逞了少年血性，不知輕重，只管同兒戲一般的胡鬧。待到闖出了禍來，逃的逃，殺的殺。此等頭顱，自從有了革命黨以來，不知糟蹋了多少，却終是一錢不值的，白白送掉，還能換得一件半件好的政事出來么？所以我的宗旨和他們是冰炭不相投的。我也自料我女界的將來決不受這層魔力的。咳，哪裡曉得今日我自己倒反受了這層魔力呢！姊姊，須念我當初和姊姊結交一場，為我將這家庭革命和種族革命

的兩層道理，辯白辯白。我虽死了，倘有人繼我的志，把这家庭革命实行起來，男女能够平权，那时我在地下，也自快活的。姊姊千万不要忘記呀！我要去了。”說罢，轉身往外就走。越女士听了这番言語，正在恍恍惚惚的摸不着她的頭腦，忽見她要去了，便立起身來，一把拖住，死命要叫她坐下，說道：“我還有話和妹妹說呢。”秋女士道：“姊姊，我如今是不能和姊姊常叙的了。姊姊，你自己珍重吧！”只見她一頭說話，兩只眼睛却已含了一包眼淚，聲音也哽咽起來；便洒脫了越女士的手，一陣旋風，轉眼間已影踪全無了。

越女士被風一吹，覺得毛骨竦然，心中又突突的亂跳。正欲喊那伺候的老婆子時，忽听得有人喚道：“奶奶，天已晚了，快醒醒吧，丁小姐和王小姐在那里等着奶奶吃夜飯呢。”于是翻身起來，身上猶覺着汗毛直豎，呆呆的只是出神，想方才的事哩。那婆子道：“奶奶，這一覺睡得好久呀！”女士回道：“方才我睡了，做了一個夢。夢中記得是秋先生和我講了半天的話。”那婆子道：“這是奶奶想念那秋先生，所以就有這個惡夢了。”剛說到這里，前頭丁、王兩個女學生也進來了。大家說了一回，婆子就向廚房里去搬了夜飯進來。師生三人吃了，又閑談了片時。振儒看見台上楠木界方底下壓着一張有字的紙兒，隨手拿起來一瞧。忽聽見越女士說道：“這是我方才隨筆寫的，想要把這篇小傳明日先去登報，然後再慢慢的從長計議。你們不要忘記了，替我騰一騰出來，我明天飯後就要送去的。”振儒答应了一聲，便道：“我明天早上騰吧。”說罢，和志揚一同把這篇小傳細細的看去。但見上面寫道：

秋女士瑾，字璿卿，浙江山陰縣<sup>●</sup>人。女士幼承家學，甫

● 山陰縣 旧縣名。清代與會稽縣同為紹興府治。辛亥革命後，山陰、會稽兩縣合并為紹興縣。



笄<sup>①</sup>，涉通經史，喜為歌詩，然多感世之辭<sup>②</sup>。年十九，嫁某縣某京宦某君<sup>③</sup>，生一子一女<sup>④</sup>。女士隨某君居京師有年，痛憤庚子之變，以提倡女學為己任。凡新書新報，靡不披覽，以此深明中外之故，而受外潮之激刺亦漸深。一日，脫簪珥為學費，別其夫，送其子若女，受鞠于外家<sup>⑤</sup>，孑身走東瀛<sup>⑥</sup>留學。時京師諸姊妹與相識者，置酒于城南陶然亭<sup>⑦</sup>餞之，以壯其行。此光緒三十年某月日事也。

女士既之東，見留學界種種腐敗狀，欲拂衣還歸。曾于所著“中國女報序”發之，曰：“當學堂未立，科舉盛行時代，其有毅然舍高頭講章<sup>⑧</sup>，稍稍習外國語言文字者，詎不曰新少年，新少年！然而大道不明，真理未出，求學者類皆無宗旨，無意識，其效果乃以多數聰穎子弟造成買辦翻譯之材。近十年來，此風稍變。然吾又見多數學生以東瀛為終南捷徑<sup>⑨</sup>，以學堂為改良之科舉矣。今且考試留學生，某科舉人、某科進士之名稱，又喧騰于吾耳矣。嗚呼！此等現象，進步歟，退步歟？吾不敢知。要知我女界前途，必不經此二階級，是吾所敢決者。”又曰：“世間有最淒慘、最危險之二字，曰黑暗。黑暗則無是非，無聞見，無一切人世間應有之行為思想。彼宅身其間者，亦思所以自救以救人歟？夫含生負氣，孰不樂生而惡死，趨吉而避凶？而所以陷危險而不顧者，非不顧

① 甫笄 指女子剛到成年時候。笄音 jī。

② 感世之辭 感慨時事的話。

③ 按秋瑾的丈夫是王廷鈞（子芳），湖南湘潭人，在北京擔任官職，所以說是“京宦”。

④ 按秋瑾的子名王沅德，女名王燦芝。

⑤ 外家 指秋瑾的母家。

⑥ 東瀛 指日本。

⑦ 陶然亭 在北京外城西南隅，以前為游宴、送別之處。

⑧ 高頭講章 應試科舉的經義文章。

⑨ 終南捷徑 這是典故，意思是“獵取官職的捷徑”。